

# 口语句式“x 就 x”研究

汪志远

“x 就 x”是现代汉语口语中最常见的句式之一。句中相同的两个变项 x 之间是“话题—述题”结构关系,表达说话者对 x 所指称的事物的认可态度。体词性或谓词性词语都可以代入式中的 x。前后 x 可以分别或同时进行扩展。扩展以后,表达功能也相应有所改变。扩展  $x_1$  是对话题进行条件限定,表示对 x 的认可是有条件的;扩展  $x_2$  则变认可表态为认可评论,表达说话者对实现 x 的建议或对之所以 x 进行说明。在语用上“x 就 x”句具有意志性、简略性和灵活性。

“x 就 x”指“去就去”、“不好就不好”、“一个就一个”这样的言语句子,它是现代汉语口语中最常见的言语表现形式之一。本文试图在语法、语义、语用三个平面上对其进行多层面、多角度的分析描写,并努力作出符合言语事实的解释。

## 一、“x 就 x”的基本式及其特点

### 1.1 “x 就 x”式的形式特点

“x 就 x”式最基本的形式特点是该句式中有两个相同的变项 x,分别位于句子的首尾两端,中间是副词“就”。我们可以把前项 x 标作  $x_1$ ,后项 x 标作  $x_2$ 。 $x_1$  和  $x_2$  同形,前后呼应,“就”在中间关联扣合,共同构成“x 就 x”句。例如:

①比就比,我就不信赢不了你。 ②拼车就拼车,反正我这盘棋是输定了。

③吃亏就吃亏,又不是外人,吃点亏怕什么。 ④去就去吧,他敢把你怎么样!

句中的重点部分都是典型的“x 就 x”句子。代入变项 x 中的词语变了,但句子的基本格局没有任何改变。谓词性和体词性词语都能充当“x 就 x”式的变项。如:

⑤傻就傻,傻瓜也要人当呀。

⑥坏了就坏了,以后再买一个吧。

⑦A:我看还是去黄山吧,泰山我已经去过了。 B:黄山就黄山,我听你的。

⑧A:一斤太少了,称两斤吧! B:两斤就两斤,多点没关系。

⑨A:来,抽我的吧,只是烟不太好。 B:你的就你的。嗯,味道还不错。

⑩A:谁愿意加班? B:我。 A:好,你就你。

一般来说,充当 $x$ 的词语不宜太长。太长,则显得拗口不通:你愿意今晚加班就你愿意今晚加班。这是一个较长的主谓结构充当 $x$ ,句子明显不通。但是比较简短的主谓结构是可以充当变项 $x$ 的。如:A:这里还多一张电影票,你们谁想去? B:我想去。A:好,你去就你去。给。

“就”在“ $x$ 就 $x$ ”式中主要起关联作用,不是限定成份。如“去就去”中,“就”既不可能修饰限定“去<sub>1</sub>”,也不可能是“去<sub>2</sub>”的限定成分。“就”作为关联词,同时关联“去<sub>1</sub>”和“去<sub>2</sub>”,表达特定的句法语义关系。不过,我们认为,“ $x$ 就 $x$ ”式的句法关系并不是由“就”决定的,“就”只是把这种关系显性化了。在一定条件下,“ $x$ 就 $x$ ”式中的“就”可以不出现。如:

⑪不干(就)不干,那两钱咱还不一定看得中呢。

⑫迟一天(就)迟一天,只要你把事情办成了就行,迟天把没关系的。

两个音节以上的词语充当“ $x$ 就 $x$ ”式的 $x$ 时,一般可以比较自由地隐去“就”。“就”的隐现只有语气强弱的区别,对句法语义关系没有什么影响。单音节的 $x$ ,省略“就”时,必须在句尾加上语气词,并在 $x_1$ 后有一个明显的语音停顿,句子才站得住:

⑬A:时间不早了,我们该走了。 B:走(就)走吧。

⑭A:爸爸,我还想吃一点。 B:吃(就)吃吧,多着呢。

在比较书卷化的句子中,“ $x$ 就 $x$ ”式中的“就”常用“便”替换。这种例子在早期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常见:

⑮阿Q没有家,住在末庄的土谷祠里,也没有固定的职业,只给人家做短工,割麦便割麦,舂米便舂米,撑船便撑船。  
(鲁迅:《阿Q正传》)

#### 1.2 “ $x$ 就 $x$ ”式的 $x_1$ 和 $x_2$ 之间的句法关系

$x_1$ 与 $x_2$ 虽然同形,但由于它们所处的句法位置不同,句法功能就不一样。在“ $x$ 就 $x$ ”式中, $x_1$ 充当话题, $x_2$ 是对 $x_1$ 的陈述,它们一起构成“话题—述题”结构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这一结论。

$x_1$ 是句子的生发点。说话者组织该句式的目的,就是要对这个 $x_1$ 进行陈述。“去就去”是对“去”这个行为的陈述,表达了说话者对“去”的态度。 $x_1$ 是“ $x$ 就 $x$ ”的必有话题,不能省略。相比之下,“ $x$ 就 $x$ ”句子的施事成分往往可以不出现,甚至不能出现,如句⑬不能说成“我们走就走吧”。但必须有 $x_1$ ,“ $x$ 就 $x$ ”去掉 $x_1$ ,句子就无从生发,不成其为“ $x$ 就 $x$ ”句子。“去就去”去掉“去<sub>1</sub>”就成了“就去”。“就去”和“去就去”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形式。“就去”只能是以动词“去”为中心的偏正结构,决不能与“去就去”相提并论。“就”的意义也不一样。 $x_2$ 不是 $x_1$ 的简单重复。它既有该词的语义,又兼起了前后语义的关联扣合作用,并通过这种关联扣合实现了对 $x_1$ 的陈述。比较而言, $x_1$ 的意义有所虚化,只起话题作用,没有表述功能。我们还以“去就去”为例,说话者认可“去”是通过“去<sub>2</sub>”和“去<sub>1</sub>”的重语呼应,关联扣合表达出来的。如果没有 $x_2$ , $x_1$ 是不可能产生上述表达功能的。

从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考虑, $x_1$ 与 $x_2$ 之间的“话题—述题”性质也是很清楚的。话题传递已知信息,述题传递新信息。在话语结构中, $x_1$ 是说话者从前提语境中选来作为本式表述对象的语言单位。在前提句中,它是新信息。 $x_1$ 就是承上文这个新信息而产生的。进入“ $x$ 就 $x$ ”式,它是已知信息,意义已经虚化,没有新的陈述。起陈述作用的是 $x_2$ , $x_2$ 传达了新信息。 $x_1$ 和 $x_2$ 的这些性质可从下列会话结构中清楚地看到:

⑯翠喜:你看吧,这一晚上她一个盘儿也没有卖,你看黑三来了,还不把她揍死。

小东西:揍死就揍死,反正是一条命。

(曹禺:《日出》)

⑰马国材:嘿!你泄漏秘密,泄漏了军机大事,你不要命吗?

### 1.3 “x 就 x”式的表达功能

从表达方面来看，“x 就 x”是一种表态句。无论谓词还是体词，进入“x 就 x”框架，其结构意义和表达功能都是一致的，表达的是语用者对 x 的认可态度。

含有“x 就 x”式的句子一般出现在会话场合（包括内心独白、自问自答），是一种典型的谈话体句子。在会话结构中，它用来作应答语，并在引发语和应答语之间起上下勾连的作用，一般有后续分句。 $x_1$  代表引发语所表达的意向或意向的核心内容，是引发语中的信息焦点。“x 就 x”式的语用者以此焦点为话题，陈述对该话题的主观态度，作出认可的承诺。由于说话者的认可可是被动作出的，不一定出自本心，所以含有“x 就 x”的句子一般都带有较强的情绪因素，如消极的附和，无可奈何的容忍，赌气似的无所谓等等。这些特点在上引各例中都有体现。

有些“x 就 x”句子还可在认可中隐含劝戒或训斥的意思。这种句子常在句首出现 NP 作全句主语。后接分句点明劝戒训斥的具体意思：

⑮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要老记在心上。

⑯你们打球就打球，嚷个什么呢！

## 二、“x 就 x”的扩展式及其特点

2.0 根据表达的需要，“x 就 x”式中的  $x_1$  和  $x_2$  都可以进行扩展，组成扩展的“x 就 x”句。我们设  $x_1$  的扩展成分为 a， $x_2$  的扩展成分为 b，那么，根据 a、b 的有无分布，我们可以把“x 就 x”式分为以下四次类：

A 式：x 就 x      B 式：ax 就 x

C 式：x 就 bx      D 式：ax 就 bx

其中 A 式为基本式，已在上一节中讨论。B 式、C 式和 D 式是“x 就 x”的扩展式。扩展以后的“x 就 x”式仍是“话题—述题”结构，不过，随着形式的变化，话题或述题所表达的意义相应有所变化，下面分别讨论。

### 2.1 B 式的形式特点和表达功能

B 式是对  $x_1$  进行扩展生成的。动词性 x 的扩展功能最强。一般是在  $x_1$  前加能愿动词或在  $x_1$  后加上限定补充成分，构成述宾偏正或者补充结构充当话题。这类扩展一般都很简短，而且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扩展：想去就去/爱吃什么就吃什么/现在去就去/吃得完就吃。

B 式同 A 式比较，话题有了条件限定，表示认可 x 要以 a 为条件，前后项的逻辑关系相当于“只要……就”、“如果……就”。如“想去就去”要以“想”为认可“去”的条件。所以说 B 式是条件认可句。既然认可是有条件的，就隐含无条件时的不认可。这种隐含意义可用后续句说出来，组成对称的反义结构：

⑰容易学就学，不好学就算了。

⑱吃得完就吃，吃不完就剩下吧。

B 式连用，还可以表达施事意志的周遍性或任意性：

⑲我要去报仇！能打就打，能骂就骂，至不济也要对准他们的脸啐几口。

（老舍：《龙须沟》）

连用各式的变项 x 都是有相关意义的词语，如⑲中的“打”和“骂”，表示“能怎样报仇就怎样报仇”，不一定仅限于“打、骂”。

## 2.2 C 式的形式特点和表达功能

C 式是在 A 式的基础上作  $x_2$  的扩展形成的句子。但是,并非所有的 A 式都能扩展成 C 式。比较而言,A 式和 B 式的  $x$  要求比较宽泛,可以是词,也可以是短语,而 C 式句的  $x$  只能是单个的词,而且主要是谓词。一般是以  $x_2$  为中心语添加状语、宾语、补语等附加成分。例如:

去就现在去/哭就痛痛快地哭/看就看清楚/用就用我的。

C 式的话题跟基本式一样,是一种现实话题。 $x_2$  在述题中主要起转接作用,扩展成分是述题的信息焦点所在。 $x_2$  扩展以后,表述的内容得到丰富,它不仅对话题表示肯定,还就话题  $x_1$  作引伸阐发,使 C 式句具有评论性。根据表达上的区别,C 式句可分为建议性评论和说明性评论两大类。建议性评论一般用于会话场合,表达说话者就实现  $x_1$  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程度、结果、对象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评论,如上引数例。

又如:退就要真退/好就好到底/晚上就今天晚上。

建议一种实现方式,也就意味着否定其他方式。所以这种句子一般都有隐含意义。在言语交际中,这种隐含意义往往正是说话者要表达的意思,常用后续分句把这个意思挑明:

②退就要真退,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。

④晚上就今天晚上,以后我也没空了。

说明性评论句一般是就  $x_1$  所断定的行为或性状从原因、范围等方面加以说明。这种句子的  $x$  一般是表情或感受意义的及物动词,如“爱、恨、盼、看、讨厌”等。 $x_2$  转接主谓结构,该主谓结构表达的是施事产生  $x$  行为的原因。例如:

⑤她恨就恨她弟弟不长进,辜负了她的期望。

这种因果关系可用“之所  $x$ ,是因为  $b$ ”表示,强调说明产生  $x$  的原因。 $x_2$  后的主谓结构也可转换成以下复合形式:“她恨就恨她弟弟这些”。“这些”指称的内容应在上文有所陈述。

说明性评论 C 式句的  $x$  也可由具有评价意义的性质形容词充当,构成“ $x$  就  $x$  在……”的形式。如:

⑥赵大老爷为官清正,举世闻名,可是坏就坏在他清正上啦,一清正就没有红包可送,没有红包可送的,不要说升官,能保现官不垮,已算够走运了。(柏扬《西游怪记》)

“在”结构也是用来说明断定  $x$  的原因。“在”结构可以很简单,如例⑥;也可以很复杂,如:

⑦妙就妙在她那似乎只是随便围在脖子上的一条老黄色的旧羊毛围巾,特别是围巾两端两排五寸来长的流苏,不时随着她婀娜的动作在她腰间款款摆动,给她这身不起眼的装束平添了一层亮色,显得风流而不俗,足以让男士们在与她擦身而过时多瞟她几眼了。

(程乃珊:《女儿经》)

这是一种评论性很强的句子,常用来强调说明说写者的某一判断,尤其在政论文中多见。

## 2.3 D 式的形式特点与表达功能

C 式中的建议性评论句,在  $x_1$  前加上能愿动词就成了 D 式句。D 式句的话题同 B 式一样,是条件性话题,后项述题是就该假设进行表述,提出假设情况下的建议性评论,如“要去就现在去”、“要好就好到底”。由于是假设条件下的建议,这种句子一般隐含相反意义的选择,隐含的意义常以 A 式句形式出现在 D 式句前,与 D 式形成对立映发,不过表达重点还是在 D 式:“不说就不说,要说就说清楚”。D 式句的扩展成分比 B 式可以复杂一些,因而其表达的建议性评论在内容上比 C 式丰富多了:

⑧不嫁就不嫁,要嫁就嫁象小唐这种人家。

D 式和 C 式的区别主要是在话题性质上。C 式的  $x_1$  是肯定的事实,不存在假定性。如:“恨

就恨他不争气”不能说成“如果恨就恨他不争气”。从隐含意义方面来看,D式与C式也大不相同。试比较:A、去就现在去。B、能去就现在去。句A隐含“不要在其他时间去”,句B却隐含“不能去就不去”。

### 三、“x就x”式的语用特点

3.0 语法、语义和语用是同一现象(言语活动)的不同方面,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。所以,本文在研究“x就x”式时,不是孤立地、静止地进行分析描写,而是把它作为言语现象的一种具体表现,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进行考察,力求作到语用上的变化得到形式、意义方面的支持,而形式、意义方面的变化要从语用上进行解释。前面较多提到的话题、述题、已知信息、新信息、会话结构、语体特点、表态和评论、预设和隐含等等,都属于语用方面的问题,为便于叙述,放在形式和表达部分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。这里补充几条语用特点:(1)“x就x”式表达上的意志性;(2)“x就x”式用法上的灵活性;(3)“x就x”式的简略性。

#### 3.1 “x就x”式表达上的意志性

“x就x”式是主观陈述性的句子,着重表达说写者的主观态度或评论,有很强的意志性。说话者是在以“我”的口气说话,或是表明“我”对 $x_1$ 的肯定认可态度,如A式和B式句,或是表明“我”对 $x_1$ 的肯定评论,如C式和D式句。

“x就x”句的意志性与该句式的言语行为功能是一致的。“x就x”句子是一种行为性言语表达式。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这个事实本身,就是完成一种行为。换句话说,某种行为正是在说出某个语句中完成的。如“去就去”,说话者说出这个语句,就是作出了“去”的认可承诺。承诺就是通过说出该句所实现的言语行为。“x就x”句都有这种直接成为言语行为的功能。完成这种行为正是该类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。所以有人认为,对语句意义的研究与对言语行为的研究,这两者从原则上说是无法区分的。

#### 3.2 “x就x”式的简略性

“x就x”句主要用于谈话场合。由于情景因素和上下文的密切介入,省略现象十分普遍。只要发话者和受话者双方共同掌握了相关的背景知识,发话者便可以只说出句子中足以完成交际任务的某些成分,而将其他成分略去。所以,“x就x”句一般都比较简短,通常以非完全句形式出现,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紧缩句。由于形式简略,这种句子对语境的依赖性很强,理解句子的具体意义一般要借助背景知识的帮助。如“你就你”,是同意“你”怎么样?“去一趟就去一趟”又是同意谁去,去什么地方?这些问题单从“x就x”式是得不到答案的。这些内容要靠语境补充。可以说,“x就x”句是因为用于现场面对面的交际,交际双方具有共同的语言环境,才形成它简略的形式。是语用场合决定了它的表现形式,而这种简略形式又正合口头交际的表达需要,是典型的口语体句式。

“x就x”式是单句形式,却往往有复句的语义关系,这也是“x就x”式简略性的表现之一。这种句子形式在语境的帮助下,有的可以转换成意义相同的偏正复句。如前所举“黄山就黄山”一句,意思是说“既然你要去黄山,那么我们就去黄山吧”。不过,“x就x”式虽然有类似于复句的表义特点,但是在言语运用中并不能与同义的复句自由替换。复句表达上严密完整,而“x就x”句则简洁明快。该用“x就x”句的地方,如果代之以同义复句,就会给人咬文嚼字的感觉,语体风格上显得不协调。

#### 3.3 “x就x”式用法上的灵活性

“x 就 x”式是一种自然灵便的言语表现形式。上述简略性是它灵活性的一个方面,它用法上的灵活性,还表现在话题选择的灵活性,述题与话题搭配的灵活性和变项 x 扩展的灵活性三个方面。“x 就 x”式话题选择非常灵活。说话者可以根据自己对背景知识的把握,根据引发句的信息焦点自由选择。如以“明天骑车去东湖玩吧”为引发句,可供“x 就 x”式选择的应答话题是多种多样的,主要看说话者以什么为对象进行表态认可。引发句所传达信息的焦点一般是话题选择的触发点:明天就明天/骑车就骑车/去就去/东湖就东湖。话题选择的灵活性反映了“x 就 x”句与前提句勾连粘合的灵活性。述题与话题搭配的灵活性表现在述题的开放性上。一般话题句的述题多是谓词性的,体词性的述题较少,而且有很多限制条件。“x 就 x”的述题几乎对所有谓词性和体词性词语都同样开放。名词和人称代词等体词在一般句子中难得充当述题,在“x 就 x”式中却是可以的。述题的性质取决于话题性质,有什么性质的话题就有什么性质的述题与之配套,例如前面所举的“黄山就黄山”、“你就你”等。扩展的灵活性则表现在:在“x 就 X”这个基本框架内, $x_1$  或  $x_2$  都可以根据表达需要作形式上的扩展,其扩展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。例如在  $x_1$  前加能愿动词,或  $x_1$  后加宾语、补语等等。 $x_2$  的扩展部分往往是该式表达上的重点所在。以“去就去”为例,其扩展方式是多种多样的:

想去就去/明天去就去/去得了就去/去就早一点去/去就去黄山/去就坐车去。

## 结 束 语

脱离言语环境进行的纯语言研究无法解决一个重大矛盾,即语言是静态的、抽象的、概括的符号系统,而语言研究者赖以研究的语言原始材料却是动态的、具体的。“对研究者来说,很难设想有一批选择好了的范围明确的语料放在那里作为研究对象<sup>①</sup>”。由于语料内部的不一致,人们从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语言规律就很难一致,把它用来解释汉语的句子生成免不了顾此失彼,捉襟见肘。汉语研究面临严重挑战,必须面对现实,寻找出路。80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出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向。首先是形式同意义的结合研究,而后又清楚地提出语法、语义和语用的结合研究,有人更大胆提出“语言的句子分析和言语的句子分析”<sup>②</sup>。我们对“x 就 x”式的研究就是一种言语句子的研究。我们认为,任何语言单位,只有同它所存在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,才有可能对它进行语法、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分析,并作出符合言语事实的解释。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并进而到多个言语句式的研究,在理论和方法上面逐步完善,深入下去,必然有助于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。言语句式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实际担当者。言语活动的基本单位就是句子。我们把一个个言语句式的句法、语义以及语用问题弄清楚了,对于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### 注 释:

① 朱德熙: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》,《中国语文》,1987年第5期。

② 王希杰:《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》,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(2),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4月版。

(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煊)